



俠侶奇

夏迪

48

侠 侣 奇 缘

夏迪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夏 迪

志士被害的消息传来，流落江湖的侠盗唐剑尘义愤填膺，他怀着一身侠骨，仗剑发誓要除贼雪恨。

是夜，朦胧月色笼罩着花园小楼，正当贼首踏上台阶的最后一级，但见剑光一闪，三尺青锋已擦着贼首的背心，但事出偶然，竟一击不中。花影后的黑影只能抱恨而走。

此后，朝廷名捕散布各地，侠盗义女却仍在伺机复仇。在偌大的人世界，演出了一幕鲜为人知的千古绝唱。侠盗的豪放，帮派的诡异，痴女之殉情，娼妓之淫荡。曲折的故事令人称奇，多难的命运又使人慨叹不已。掩卷反思，犹见那风尘奇剑，铮铮有声……

目 录

楔	子	劫后重逢	(1)
第 一 章		仗义寻仇	(6)
第 二 章		七爷轿车	(11)
第 三 章		真戏假做	(16)
第 四 章		舍身救友	(22)
第 五 章		风云陡起	(31)
第 六 章		独目灵猿	(36)
第 七 章		绝处逢生	(41)
第 八 章		路见不平	(49)
第 九 章		古庙喋血	(53)
第 十 章		奇缘孽债	(60)
第 十 一 章		山村武师	(65)
第 十 二 章		南宫撮媒	(72)
第 十 三 章		人心难测	(81)
第 十 四 章		互诉衷曲	(87)
第 十 五 章		兵临屯下	

第十六章	纵恶杀身	(101)
第十七章	一步来迟	(109)
第十八章	迷雾重重	(116)
第十九章	大漠飞骑	(126)
第二十章	情深意挚	(135)
第二十一章	血洗盘山	(144)
第二十二章	凤捣龙穴	(153)
第二十三章	白龙戏凤	(159)
第二十四章	勇闯龙门	(169)
第二十五章	力克白龙	(176)
第二十六章	七指钟馗	(186)
第二十七章	灵猿被逐	(194)
第二十八章	殊途同归	(204)
第二十九章	冤家对面	(210)
第三十章	谎言拒客	(217)
第三十一章	杀马绝情	(225)
第三十二章	愤而出山	(232)
第三十三章	首尾相接	(238)
第三十四章	龙死蛇口	(247)

第三十五章	追云遇虎	(254)
第三十六章	侠骨柔肠	(263)
第三十七章	玉殒香消	(273)
第三十八章	寒冰女侠	(283)
第三十九章	朝山惊变	(292)
第四十章	一念之间	(299)
第四十一章	江湖恨事	(307)
第四十二章	螳螂捕蝉	(314)
第四十三章	不速之客	(320)
第四十四章	英式决斗	(327)
第四十五章	变生不测	(334)
第四十六章	政治交易	(338)
第四十七章	玄字牢房	(344)
第四十八章	苍龙搏蛇	(349)
第四十九章	津门脱险	(357)
第五十章	逢场作戏	(366)
第五十一章	作茧自缚	(376)
第五十二章	冰炭难容	(387)
第五十三章	患难侠侣	(396)

第五十四章	净土不净	(405)
第五十五章	末路穷途	(413)
尾 声	了却恩仇	(421)

楔子 劫后重逢

1932年仲春。东风寒恶，细雨霏霏。冀东茅山脚下松柏围拱、曲水弯环的墓地里，一个汉子佇立在一块墓碑前。

墓碑已经发黑，络满了苍韧的藤蔓。上面刻着：

故山东侠父武师臧公之墓

靠山屯义民敬立

光绪卅一年仲春

汉子六旬开外，两鬓染霜，但骨格超凡脱俗，眉宇间英气逼人；潇洒倜傥，风采不让少年。他身材魁伟，外披黑色斗篷，内穿古铜色宁绸夹袍，一条青丝鸾带将前后襟束在腰里；脚上的云头布鞋沾满了泥尘。一望便知是个远道来客。

他凝视墓碑，默默地站着。雨足斜扫，劈湿了他刚毅而阴沉的面庞。良久，才抚碑喟然一叹，解下背上的包袱，取出一份祭果供在碑前的祭台上，屈膝长跪，虔诚地叩了三个头。拜毕，又起身环墓一周，拔掉坟顶的几棵荒草，俯身抓起

一捧新土，抖散在墓上。

他再次回到碑前，站了半晌，仰望灰云翻滚的天际，潸然泪下：

“师父！恕弟子无力回天！”

正待绝袂离去，忽然背后一个苍亮的女声：

“阿弥陀佛！”

他倏地转身，见是一个体态轻逸、面容清癯的老尼也披着斗篷从雨里走来，怔了怔，不觉倒移了半步：

“是她？！”

老尼澈亮的眸子也现出了惶乱之色。为了掩饰窘态，急忙合掌当胸，垂眉敛睛，恭敬而有礼地说：

“看施主装束，乃他乡之客。臧武师黄泉有灵，必当慰藉于怀了。”

察言观色，汉子心中顿生万千疑团。半晌才哑声问道：

“敢问师太，是臧武师的……”

“臧武师武林宗师，乡里之光，华夏英魂，万众景仰。年年清明，茅山之途迤邐不绝。何必一定要亲故呢？”

“如此说来，师太必也谙熟先师生平之事的了。”

“癸卯之变，妇孺皆知。贫尼不过闻及一二。”

汉子不禁恍然。勾勾地望着老尼，兀地又问：

“敢问师太一事：臧武师之女云姑，在武师遇难后，为报亲仇，喋血唐山，其后下落不明，或生或死，众说纷纭。师太知道她的确息么？”

老尼听着，不觉双颊微颤。透过雨幕，暗暗瞟了一眼汉子，怨慕之情，难以自控。然而终于平静下去，缓缓答复：

“贫尼出家已久，世间风云，了无所闻。只是，依贫尼浅

见，那云姑倘已蒙难，也是死得其所；若尚在人世而隐名埋姓，也必有她的私衷。她既无心世事，又何必寻根究底呢。”

“师太差矣！我是心有隐曲，难以自己。总想在有生之年向她倾诉，彼此消释误会。还望师太悉心指点。”

老尼怦然道：

“时过境迁，一切是非恩怨都会淡然的。施主也就不必计较了。”

此话刚落，汉子突然一掀斗篷，露出真容，颤声问道：

“敢问师太俗名……”

“贫尼素无俗号，法名慧剑是也，”老尼打断他，唇边掠过一缕凄婉的苦笑，随又垂眼合掌，“阿弥陀佛……”

汉子无限怅惘，沉吟半晌，正欲拱袖揖别，老尼忽又问道：

“敢问施主，此行何往？”

汉子喟然叹道：

“长空孤雁，无枝可栖，只身飘零，不知所归。”言讫，便要拜别。

老尼闻言，拂袖正色道：

“此何言语！施主堂堂八尺男儿，筋骨未衰，岂可与贫尼一般见识！如今狼烟四起，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难当头，施主岂能无动于心？臧武师生前有言：‘男儿生当人杰，死为鬼雄，报国效民，万死不辞！’施主自称武师弟子，难道忘了武师遗训！”

汉子不觉面红耳赤，正对墓碑，复又仰天叹道：

“师父师父！弟子卅年恩怨，万里风尘，一事无成！有愧恩师之教诲，真是无地自容了！”言毕泪如雨下。

老尼见状，低回良久，终于拨开风丝雨片，款步近前，一只白皙的手掌徐徐擎起，北向指示说：

“贫尼昔日曾闻，冀北吉鸿昌将军以天下为重，志士豪杰从归如流。以施主之雄才，何愁用武无地。”

“哦……”汉子缓缓起身，与老尼并肩北望。最后慨然道：“蒙师太指点！弟子这就北去……只是还有一事相托：师太日后若见到云姑……师妹……”说到这里，汉子的喉咙有些发涩，侧望老尼，见她并无表示只得又说下去，“……见到师妹，烦代转告，二十二年前……”

“施主应多丈夫气概，何来如许女儿心肠……”老尼打断他，悄步后移。

汉子不胜惨然，只得欲言又止，背起包袱，向老尼深深一揖：

“师太！古寺深山，还望自珍！”

老尼打住。回过头来，已是珠泪盈眶；满腹辛酸，万千惆怅，也是数番欲语还休。终于还是合拢双掌，向汉子谢别：

“阿弥陀佛！山高路遥，诸多保重！”

“多谢关照！”汉子又一揖，然后掉身疾去！

雨潇潇。老尼默望着汉子渐渐淹没在雨雾中的背影，两行冰凉的泪水，不禁涔涔而落。

移时，一个小尼从树丛中撑着伞走了出来：

“师父，雨大了，回去吧。”

老尼不响，仍默然佇望。

许久，才叹息一声，扶着小尼缓缓下山。

……

晚课以后，老尼不似往日立即就寝，仍在房内徘徊，若

怅若失。

随后从墙上取下一把短剑握在手上。那剑青光莹莹，寒气逼人，剑柄上两条天矫青龙，飞舞蟠曲，龙头相交处嵌有七颗豆粒大的小银星。老尼反复拂拭，摩玩不已……

慧心的小尼似有领悟，忐忑问道：

“师父，白天那人就是……”

“小孩子，多嘴！”老尼面色一沉，“时候不早了，去睡吧。”

小尼不敢多问，应了声便去了。

老尼持剑凭窗，伫然而立。此时风轻雨歇，浮云渐散；满山松涛涌动不息，入窗而来。老尼面对此景，耳际又滚过万壑惊雷；前尘往事，霎时间又激荡在胸……

第一章 仗义寻仇

一八九八年旧历八月十三，北京城阴霾满天，西风飒飒。大片古老宅第的屋顶，黄叶翻卷，枯草瑟缩。未到中秋，人们已有入冬之感，直想把手插进袖管里了。

上午辰时才过，宣武门外已经刀枪林立，岗哨密布，戒了严。菜市口广场芦棚高张，路障重重，不准人车通行。看势派，每一个北京市民都知道，今天又要出斩犯人了，而且不是平常人。

已时左右，看客潮水般地涌来，挤满了路口，圈紧了广场，个个踮足翘首，神情紧张地张望着。

少顷，一列声势威赫的绿营骑兵队过来了。兵们个个挎腰刀，背火枪，在马上吆喝着驱赶闲人。

随后是两列长长的步兵。步兵后面，四个骑马的彪形护卫，簇拥中间一匹高大白马上的六品顶戴武官——刑部监押死囚的差官。之后，六辆囚车紧紧相随，每车的前方和左右都有二个捧刀的兵士严加监护，分别跟在车后的六对刽子手怀抱鬼头刀，目光凶恶，满脸杀气。

囚车过后，又是一队绿营骑兵，中间二十四个骑马带刀的护卫，分两列护着一顶八抬绿呢大轿。里面坐的正是今天监斩的军机大臣刚毅。

黑压压的人群跟在后面，一眼望不到边。

到了广场正中的刑场，骑兵将马头一律朝外，分里外两层站成个方阵，只在东南角上，留出一道缺口。持刀的步兵和刽子手们，见布阵就绪，便打开囚车，将死囚们推押着由缺口进入方阵。

死囚们长枷在肩，手铐脚镣，蹒跚而行。为首的大约三十上下年纪，发辫盘在头顶，面庞瘦癯，尽管戴着刑具，薄衣薄衫，但面对枪林刀丛和凛冽的西风，依然双目炯炯，昂首挺胸，无惧无畏。他就是新超擢为军机处章京仅十七天的谭嗣同。

随后是康广仁、杨锐、林旭、刘光第和杨深秀。

刚毅早已步下大轿，进入监斩棚就座。棚外亲兵护卫分两行整肃排开。监押死囚的六品差官走进来朝上打千儿道：

“回中堂，死犯都已押到！”

“验明正身，开枷！”

“喳！”刽子手开了长枷，除去手铐，反缚了死囚两臂，按他们在刑场中央面西一字儿跪倒。然后又两个一对，立在他们身边。

差官再次进入监斩棚，朝上单腿跪下。

“齐备了吗？”

“回中堂，齐备了。”

刚毅捻捻长髯，提起朱笔朝一张纸上的六个人名上一勾。然后一挥手。

差官退出，上刑台，吆喝道：

“行刑！”

最先推上刑台的是谭嗣同。他面对交颈的利刃仰天长笑，声震广场：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广场骚乱起来。

差官大惊，急忙下令：

“快！”

只见寒森森的鬼头刀在惨淡的日影中一闪……

六君子蒙难第二天，正当中秋佳节。在北京法华寺，由于告密有功深受慈禧青睐的袁世凯，朝见慈禧回来举行赏月小宴之后，已更了衣，正志得意满地在小书房里品茶。

小书房座落在正厅背后的两跨院内。从它的后门出去，有一道回廊穿过院子和一个洞门与内宅相通。院中有一座太湖石假山紧靠围墙，假山四周花木蓊郁，暗香浮动，月色斑驳。

品茗既久，袁世凯忽觉眉心跳动不止，继而一阵清风突然扑入，吹熄了灯台上的一支蜡烛，心情便异样起来，唤来掌灯，说要去内宅安卧了，明天好早点动身回天津小站。

两个亲兵开了后门在前掌灯引路，一个贴身护卫跟在身后，由回廊向内宅行进。走到回廊尽头，袁世凯正举步走了一级台阶，两个持灯的亲兵已过了前面的洞门。

霍！太湖石背后的花木丛中突然窜出一条黑影！护卫先看见，猛叫一声：

“谁？”

黑影不应，一晃纵上台阶，手上一把雪亮的利剑直捣袁世凯心窝。

袁世凯“呀”地后退，一脚蹬空，从台阶上跌了下来——不料这一跌，居然跌来了他本来注定会丧失的性命。

黑影一剑刺空，身子随之前倾剑尖直指石阶，溅出一簇青星。待收稳了身子欲再刺，护卫已拔出刀来，一面大喊“捉刺客！”一面隔开主子，挥刀力战。那刺客虽有一身功夫，怎奈护卫豁命格斗，一是竟也近不了袁世凯。与此同时，两个亲兵也从洞门外返回，救起主子，边跑边喊：

“捉刺客呀捉刺客！”

袁世凯也悚然惊叫：

“火枪营！火枪营！”

喊声惊动了宅院，立时，法华寺内人声枪声大作，灯笼乱晃。

刺客见状，知道已无法得手，便不再恋战，看个破绽，一连两个纵身，仍以假山为梯越墙而走。

火枪营赶到院外，只见月色空濛，街巷幽寂，哪还有刺客的踪迹，只得快快而回。

“饭桶！”袁世凯勃然大怒，当即下令，“传令各营各哨，星夜缉拿！火速通报顺天府，协力合捕！”

移时，飞骑来报，经多方勘察查明刺客就是一度走红的票友武生唐剑尘。他孤身只人，并无家小，现已弃家出逃；捉来的奶娘，竟是个哑巴加聋子。

原来唐剑尘本是世家弟子，祖籍湖南浏阳。只因他父亲出任文史馆编修，才迁居京都，时年还不满五岁。进京不久，

慈母猝逝，奶娘管不了他，逐渐养成了放荡性格。谳事后，他厌弃科举，不肯读书，终日耽溺于歌吹音律和刀枪棍棒之中，吹拉弹唱样样会，十八般武艺全精通。五年前老父过世，他越发放浪形骸，任侠仗义，挥金如土，并一度从京城名伶杨月楼学唱京戏；所以虽未下海，但在京城一带，也颇负盛名，尤其是那些串江走海，尚武任侠、轻生重义之辈，更对他刮目相看。

唐剑尘与谭嗣同是同乡。去年谭嗣同进京以后，又成了邻居。文武双全，风流倜傥的谭嗣同使他仰慕备至，谭嗣同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更令他拨云见天，所以相识不久，就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终于结成莫逆之交，誓同生死。

谭嗣同下狱后，唐剑尘曾联络大刀王五等人计划营救。但终因官府防范甚严未能得手。八月十三，唐剑尘亲眼看到谭嗣同在菜市口刑场大义凛然，斥骂国贼，从容赴死，当下就矢志复仇。在冒着生命危险收殓了谭嗣同的遗体后，他连夜泣血砥剑，尔后潜入法华寺，要袁世凯偿命。不料因复仇心切，功亏一篑。逃离法华寺后，即回家草草收拾了少许细软，打算连夜出奔京城。

冰轮渐西。唐剑尘避开大路，穿街走巷，向永定门急行。但未到城门，城门两侧已是烛光耀天，城墙一带也灯如流星，紧锣密鼓、传令吆喝响成一片——城门戒严了！

“真快！”他暗暗一惊，挥掉额上突然冒出的毛毛细汗。